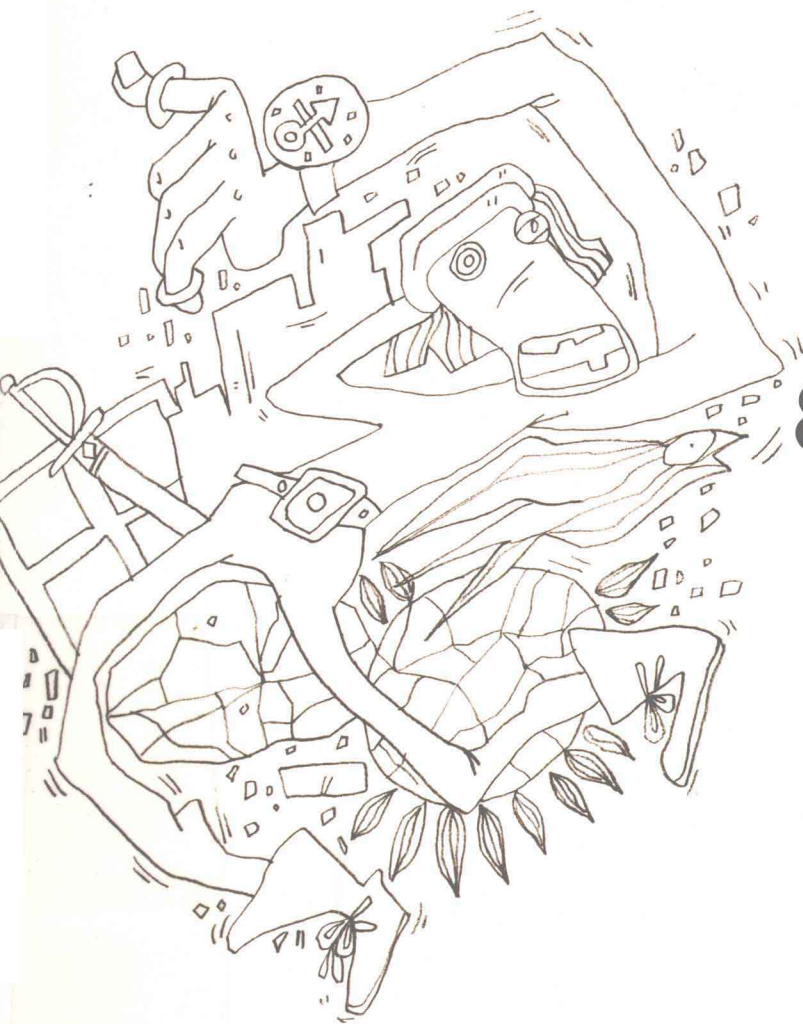


阿 měi 毬 冒险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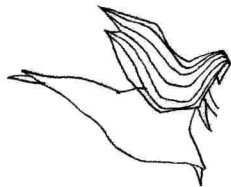
上海文艺出版社

● 黄孝阳 著



阿 *měi* 呆 冒险记

• 黄孝阳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阿霖冒险记 / 黄孝阳著.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0. 9

ISBN 978-7-5321-3960-6

I. ①阿… II. ①黄…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62995 号

特约策划: 邱小群

责任编辑: 毛静彦

封面设计: 董红红

阿霖冒险记

黄孝阳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宁波大港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7 插页 2 字数 150,000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3960-6/I · 3053 定价: 22.00 元

我叫阿霖。你们会记住这个名字。我是你们。我要替你们打败世界。

嘘。轻一点，再轻一点。从你们嘴里吐出的词语将会掀开世界体内的皱褶。像一个柔弱的处女在匕首的惊吓下，颤抖着打开身体。

月光被寂静抹去。这寂静是一只大手。我推开窗户，抬头看天空。天空没有嘭地掉下来，而是嘘了一声。我吐出痰。痰的尽头是一根抛物线。鸟，铁做的，呼地钻出云层，把抛物线衔在嘴里，往天空那边飞去。飞得很快。天空不见了。那里出现一片小树林。一个男人被这根从天而降的抛物线吓着了，跳出树林。他真帅，下身贴了片树叶，生鲜刚猛的模样差一点就赶得上犀利哥，可惜目光茫然，一点也没有后现代精神。不过，我能理解。“吃了这么多米，长这么大的个，没能为祖国、为人民做点什么，每思及此，伤心欲绝啊。”我朝男人挤眉弄眼，很想告诉他，从他告别树林的那一刻开始，他的未来就不是梦，是做噩梦。噢，他身后跟出来一个女人，下身贴了树叶不算，上身还贴了两片，食指

上竟然有一枚戒指。戒指金色的光芒像一朵向日葵。女为悦己者容男为悦己者穷。我把笑容挤大——我嘴角三十度的微笑，百度搜索不到。

戒指啊戒指，用莱茵河底的黄金做成的戒指，已被咒语驱使。所有得到它的人都注定摆脱不了堕落与互相毁坏的命运。河水、少女、众神之王、巨人兄弟、古老的城郭、战马、盔甲长剑……相爱的人要把对方推入火焰，用最锋利的刀挖出彼此的眼睛。

我大声朗诵。词语飞出嘴，排成队伍，光呈线状自它们体内射出，在空中构成一张蔚蓝的网。月光钻出网，哗啦哗啦泼下来。在词语之间游荡的旋律仿佛飘浮在水上。大片的音符宛若水波起伏。音乐是一个肉体丰腴的女人。可我这人不太懂音乐，所以时而不靠谱，时而不着调。我冲着盘在男人与女人脚下的蛇笑，微笑，冷笑，干笑，皮笑肉不笑。我把胃都笑翻跟斗了。是条蝮蛇。头为长三角形，眼、鼻之间有颊窝，眼后到颈部有一条棕褐色纵带，上缘镶有一黄白色细纹。体粗，尾短。我认得它。它也认得我。在漫长的光阴里，我们无话不谈，最后它骂我尾巴长反了，我则骂它那玩意儿都长脸上了。它一怒而去，没想多日不见居然成了这对男女的马仔。我冲它做鬼脸，它的表情有点儿囧，应该是明白了我的意思——这世界上最大的教堂也装不下它行下的恶——突然羞愧难当，一头溜进林边的草丛。

男人手遮额头说，“下雨了。”女人叫起来，“看，那个小傻子。”

火焰在我竖起的中指上燃烧。女人身上的树叶掉下来，下腹

处露出一条伤口。

“这令我想到一幅意大利的殉道者画像，他的内脏慢慢地从伤口中流出来，并缠绕到一个卷轴上。而整个世界就是从这幅卷轴上开始的。”我喃喃自语，感觉到饥饿的火在烘烤着胃，便抓起窗棂上的瓢虫，喂入嘴里。嘴巴咔嚓咔嚓，像锯子一样。瓢虫的头是臭的，甲壳与葵花籽一般咸，内脏是甜的，像喜之郎果冻。每天中午，瓢虫飞过来，呆到天亮才肯飞走。不知道是从哪里飞过来的。一只一只，成群结队，犹如驯服的羔羊。

木头螺旋式地往窗下延伸。瓢虫在窗棂上爬得歪歪扭扭。世界上下摇晃。得把它倒过来。我气沉丹田，腰间发力，脚朝天花板。脚掌在空中拍打。

男人与女人出现在窗口，好奇地往屋里张望。好奇是根本的原罪，因为好奇，所以贪婪、傲慢、妒忌、暴怒。我瞪起眼，在这种倒立状态下撒尿是困难的，可我还是完成了这种不可能的任务。尿液淅淅沥沥。这些由肾脏生成，经膀胱排出、酸碱值高达PH8.0的液体，溅到他们身上。男人脸上蓦然出现痛苦的表情。女人尖叫起来，愤怒地从口袋里摸出东西朝我扔来。是石头——我立刻知道了她的名字，美杜萨——所以我不看她的脸，去看手掌上的那一点尿渍。淡黄色的尿渍没让我成为伟大的柏修斯，但还是帮我提供了众多镜中的形象。我看见，石头每扔出去一块，她的身体就变轻一点。当她扔到第七颗石头的时候，嘴巴变尖了，肩膀上伸展出一对翅膀，胸腹间更生出一对利爪，一下子，好像

大风刮过，她把那个眼神无比忧郁的男人攫在爪下不见了。一种奇异又赤裸裸的寂静当头罩下。世界恢复了正常。千万棵树的梢朝他们消失的方向齐刷刷弯下身，捧出玫瑰的形状。苍茫大地在我耳中发出一阵阵轻微的响。

“玫瑰，玫瑰，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啊，耶路撒冷大学的研究人员日前首次公布了《老鼠骨骼断层扫描图》，如果把老鼠按比例放大并舒展开来的话，除了脸部、足部和尾巴外，老鼠的骨骼构架同人类相比，几乎没有什么区别。”我捡起石头，热得很。上面犹有女人温腻的体温。石头是黑色的，里面有种类繁多繁杂的花纹于其中上下沉浮流转不息，还有阿拉伯数字，是一个篆体七。我认得它。这种字体是那个打小立志要当仓库里最大只老鼠的李斯所整理出来的一种书写标准。我还认得许多东西，包括天天叫喊要为玫瑰发起一场战争的白雪公主。

白雪公主常推开窗户，去看她的王子。如果窗户下很多人，白雪公主就很快乐，把黑色光滑的长发垂下去。我希望有一个英俊的年轻人能沿着她的头发爬上来，可这样的事从来没有发生过。真奇怪。他们与魔术师一样，喜欢从身体的各处拿出种种匪夷所思的刀子捅来捅去——就好像他们的身体就是一个刀剑库，捅到最后，那个活下来的人就又老又丑。这时候，白雪公主只好把头发收上去，然后唉声叹气。从她檀香小嘴里喷出的气流就把那个又老又丑的人吹掉了。窗下，更多的时候是空空荡荡，也不能说

是空空荡荡，还有蚂蚁、下雨天钻出地面伸懒腰的蚯蚓、一两只屎壳郎——它们推的粪球好大，而且非常圆。这个时候的白雪公主特别失望。她说，这个时代出了毛病，连一个王子都不能提供。不能为故事提供一个幸福的结局。她悲伤的样子真不好看。我就拿起书，使劲儿地拍打她的脸。

我这样做是有道理的，是有文化的根。

那还是在大唐盛世，有个杨玉环。养在深闺时，非常瘦。她若打开窗户，巴掌大的黄鹂都可能把她衔走。这不吻合开元年间的审美风尚。虽说那是一个“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廩俱丰实”的年代，不必担心饿死，但闺女嫁不出去也能把做娘的急死啊。她母亲悲伤不已，整夜啼哭。哭着哭着，某天夜里，化身为鸟，直飞上天，绕天上那浮在云端的白玉城三匝，不餐不饮，哀声长鸣。三个月后，城门打开。出来一位女仙。这不是一般摘桃子替王母娘娘打扫庭院的小仙女。唤作夏姬，当年艳名播于天下。肌肤若冰雪，绰约如处子。其绝美容貌，撼人眼球。夏姬少女时因在梦中与仙人交媾，得习“素女采战之法”，享天地之寿。曾有三位国君为其入幕之宾，称三代王后；先后七次下嫁，号七为夫人；九个男人死于裙下，又名九为寡妇。古来贞女皆寂寞，唯有荡妇留其名。夏姬上天后，榨干了许多仙人之真阳，据《天庭娱乐周刊》主笔不点名地撰文指出：某姓张的管事老头儿也与夏姬有过几腿，搞得不再早朝了。王母娘娘大怒，作河东狮吼，发赫后之威，贬她至城门处做清洁女工。夏姬心头烦闷，每日闲着无

事，用长长的彗星编扫帚，再拖着扫帚扫那青冷石阶，把那块众人踩的脏石头愣扫成一面光滑可鉴人影的镜子。每日子时，夏姬问道，“镜子啊镜子，天底下最美的女人是谁？”石头毕竟是石头，再怎么擦洗也不会是魔镜，始终沉默不发一言。这情形真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夏姬眉头蹙皱，在青阶上恹恹卧下，懒梳妆，与自己的影子交颈而眠。影子没有体温，但好歹也算是一个怀抱，聊胜于无。能怎么办？没有男人的生活应该怎么办？只能忍，或者撒一把铜钱在地上再一枚枚摸起。城外鸟声聒噪，眼泪扑簌簌的夏姬一忍再忍，眼瞅青阶上映出几字“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终于忍无可忍，出城门揪住鸟翅，大声说道，“每夜午时，掌掴她一百零八个巴掌，便可得丰腴圆润。”就这样，玉环，被掴成寿王妃，掴成了杨贵妃，从此“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

我得意地笑，得意地蛙跳。蛙跳，顾名思义就是像青蛙一样下蹲、蹦跳。这是一种超越了楚河汉界的战术，它抓“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泡妞的无上境界。我说，“驾。”

我说，“驾！驾！”

我想跳到白雪公主的肚皮上，扯住她漂亮的长发，骑着这匹白色的还没有发育完全但性别已定的雌马，往昆仑疾驰而去。

“昆仑，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高一万里，方圆八百里。有用上等白玉酿成的叫玉膏的饮料，用玉井水洗过

的吃了能在空中行走的碧瓜，有炎火中滋长出的种种奇兽怪禽，还有深潭边卧俯的每隔千年就蜕掉其五脏的白色龙螭……这些并不稀奇。那里的仙女不仅能奏九韶之乐，更可为秦穆王这种级别的来宾宽衣解带，一荐枕席。所以，上那的成功男人特别多，经常有几个钻石王老五大驾光临。公主啊公主，王子已改名叫钻石王老五。你要懂得与时俱进，懂得去争取机会，要主动，要勇敢，而不是整天坐在城堡里扯头发，你才能拥有一个让人柔肠百转的故事，故事的结局还是幸福的。当然，我理解你可能会因为自己的容貌有点儿自卑，缺乏信心，但，再丑也要谈恋爱，这样才能谈到世界充满爱啊。”

我语重心长。我的好心喂了狗。

白雪公主羞恼地呸了我一脸唾沫，扯下几缕头发，狠狠地抽在我脊背上。“真爽。这叫 S 与 M。钻石王老五就爱这套。平常剂量的刺激不能打动他们那颗曾经沧海的心。公主，你真聪明。过去要想抓住一个王子的心，要先抓住他的胃；如今要想抓住一个钻石王老王的心，就得拿皮鞭把他抽出高潮。”我大声赞美，如同一条发现了骨头的狗一样，因为目睹了真理在一刹那露出的容颜，在房间里蹿高伏低。白雪公主仿佛被螫了，骂道，“放狗屁，不对，狗放屁，不对，你丫是条放屁狗。”白雪公主汉字的造诣蛮高的，都能准确理解这三个词汇所包含的不同感情。我一时呆了。白雪公主没再瞧我，扁平的胸部在月光下闪闪发亮，“阿躲呀，你在哪本童话书里见过王子有一个要吃东西的胃？真正的王子只

需要我的吻。要不……他就不是王子，是假冒伪劣产品。啊，溪流潺潺，远山青翠，鸟儿啾啾，风景如画，王子和公主并肩散步，后面跟着一匹白龙马，王子低声唱道：我当个城管多么荣耀……”白雪公主脸上转换过七八种表情，猛地定格，尖叫起来。有了快感你就喊？白雪公主平时没见有舞文弄墨的爱好呀。我诧异地顺着她的视线望去，赶紧把她塞进我的梦里。



混沌

二

我有很多梦。它们堆在屋子里，飘在树的枝丫间，挂在长满青苔的墙壁上，有时又像 NBA 赛场上的篮球在地面与篮网间弹动。它们是一大堆泡泡。一眼望过去，它们几乎毫无差别，但若用了放大倍率在三千以上的放大镜，便能看见泡泡里藏有众多顽皮的精灵，又老又丑下巴垂到地上的巫师、肌肤雪白乳房比雪梨还要坚硬的处女、整天拿把斧头砍树可从不伐倒过一棵的工人、种的韭菜比巴西的热带雨林还要高大的农夫、喜欢看狮子与已婚妇女拼死搏斗的威严的国王……当然，还有喜欢做各种稀奇古怪的梦（包括春梦）的白雪公主。

所有的梦，都被人梦过，都曾像被嚼过许多遍，再被许多人踩过的口香糖，在每一个人的梦里出现过。它们把大家的脸弄得又湿又滑又脏又臭又皱。这是一种很糟糕的感觉。

这种感觉比被人忽悠重金购买王羲之的亲笔书法“我有一个梦”还要糟糕。

我小时候，应该是我三岁的时候，那个大家让我叫她妈妈的

女人，在一间逼仄的小屋里搂着我，眼睛里涌出许多肥皂泡一样的碱性液体，结果就把我的脸都弄皱了。我并不明白我为什么要叫她妈妈。也不知她额上为什么会被人写上一个墨意淋漓的“拆”字。她有一双迷人的丹凤眼。大家说，她生了我。我不明白她是从哪里把我生出来。一个烂眼女人指着妈妈的胳膊窝说，“这里。”红鼻子的女人骗了我。有一天，我读了书，懂得女性分娩的整个过程。我在她的子宫里呆了十个月，呆到七斤七两的时候，她那个器官开始一种不规则、间歇性的收缩，两天后，阵痛袭击了她，这是一种强度不断增加的疼痛，最后的强度堪与十二级台风卷起的潮水相提并论。潮水撕裂她。把我弄到人间。我被一个圆脸阿姨倒提双腿，被她瘦小有力的巴掌上下拍打。我以为自己还要继续“被”下去，比如被打死，所以不得不迅速发出嘹亮的哭声。我恨她。我恨屋子里所有见死不救的人——难道他们都是“被沉默”、“被冷漠”、“被含蓄”、“被奴性”？我攥紧拳头。被人强行从一个容器里倒出来太痛苦了。我想日这个“被”字的祖宗。所有的毛孔都各被刺入了一根细得看不见的针。针在我血管里游，还游出了前后左右，与快慢强弱。我往四周张望。窗外，一个有着落地玻璃的房间内，一个穿白大褂的小孩子奋力扳倒桌上的鱼缸。力气真不小。鱼全跑到地板上，在湿漉漉的越来越薄的水面上喘息。是金鱼。鼓着蓝黑色的眼睛。红色的大尾巴扬起来，扬了半分钟，落下去不动了。又过了一会儿，一群群苍蝇落在它们粉红色的腮边。没有谁想被倒出来的。还是头朝下。我冲着那个惊骇

的缩向房间角落里的孩子露出苦笑。这样大的小男孩是地球上最可怕的生物，他们有好奇心、行动力、破坏力以及《未成年人保护法》。我嘟囔着，被圆脸阿姨扔进水池，被洗干净，被称了体重，被毛巾包裹好，然后被抱回丹凤眼旁边，就像一份被细心包裹好了的巧克力蛋糕。圆脸阿姨说，“这是你的儿子，大胖小子。”

一个丑陋的有着一只硕大无比的鼻子的我要叫爸爸的男人，在产房外面马上翻起跟斗。这个愚蠢的以公共知识分子自居的人，若知道隔壁婴儿房里将要发生的事情，他还会这样快乐地翻跟斗吗？

我被送到婴儿房，悲伤不已。胸口多了一块铁牌。上面有一个阿拉伯数字。是七。男人是七画。毕达哥拉斯认为，数字具有精神上的意义，可以揭露万事万物背后的真理。这可能是真的。到七夕夜，孩子们比赛念绕口令，双手合掌，边念边看北斗七星，“七簇七粒星，七月七日连念七遍为聪明”，谁若一口气先念完七遍，就是最聪明的。我是七。但七，并不是说就有多好。世上有七剑下天山，也有七宗罪。更何况，从星期一到星期天，就有七天，这是一个无法摆脱的轮回。连上帝也置身于他所创造的这个大钟摆里。当然，这些道理是把我生下的那对男女所不感兴趣的。他们的身体被幸福填满，填得满面红光。大鼻子男人忙着给医生护士鞠躬，散发早已准备好的奶糖、红茶蛋。红包在丹凤眼女人躺在手术台前就已送好的。给一位叫晓晴的四十七岁的妇产科主任送了五百。若不送五百，这位县城第一妇科圣手兼工会主席

就要去省里开妇女权益保障大会。给一个叫刘红霞的助产士送了二百。刘红霞就是那个圆脸阿姨。

以下发生的事，跟刘红霞有关。她有个堂妹，因为未育，想去抱养儿子。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但她的堂妹应该花钱去外地买一个。县城里一些生不出儿子的穷人家都这样干。一个刚出生的婴儿，若是男性，八千块；若是女性，四千块。可为了省钱，她堂妹要她帮忙。刘红霞买房时借了堂妹的钱。这个情是要还的。所以她来到婴儿房，打量了我四遍，打量了我隔壁床位的那个胖子七遍——他重七斤八两，比我重一两。他爸妈没给刘红霞送二百块钱。刘红霞没再考虑下去，抱起七斤八两，蹬蹬蹬来到医院后门口。她堂妹早守候在那。七斤八两本来要姓姜，现在他将改姓李，李世民的李。我在许多年后的一张报纸上看到七斤八两长大后的相片。他比我帅多了，脸颊上还有两个迷人的小酒窝。刘红霞送走七斤八两后，回来告诉姜姓夫妇，他们的儿子死掉了，扔厕所里了。生了七斤八两的女人就哭。姜姓男人就说，这是讨债鬼哩。去了好，明年再生过一个。那女人就不哭了。这件事之所以会上报纸，是因为刘红霞后来信了主，跑到教堂做忏悔，被几个淘气的躲在忏悔室里的孩子听到，就传入姜先生的耳朵。姜先生曾供职于县里的光明机械厂，老婆一口气生了二个女娃后，被单位上开除了，在菜市场摆摊卖辣椒干。听闻自己那个死掉的儿子居然一直活着，还喊别人叫爸，当下半信半疑，用几块奶糖把七斤八两骗到省城医院做亲子鉴定手术。回来后，就与刘红霞

与她堂妹打起官司。

如果刘红霞当初抱走的不是七斤八两，而是我，整个人世间是否会像混沌学里所描写的那样，因为一只蝴蝶的翅膀，与现在变得完全两样？这是不可能的。应该还有什么东西，是在蝴蝶效应之外。这个外，是指宇宙之外。蝴蝶的翅膀，是宇宙内的一小团瑰丽的影子。我喜欢这个比喻。它是我的脑子分娩出来的。所以我也喜欢那个写《洛丽塔》的傲慢的喜欢捕捉蝴蝶的俄罗斯人。他叫纳博科夫。把他的名字书写在纸上，纸张渐呈透明。把他的名字写在石头上，石头变得像蛋糕一样松软香甜。风把他的名字吹散在空空荡荡的旷野上。各种蝴蝶嗅到这种古怪而又奇异的香味后，急急忙忙从四面八方赶过来。他的名字在蝴蝶的羽翼上闪光。有时是青光，有时是白光，有时是蓝光，有时是黑光……总之，比自然界所有的颜色加起来还多出一种。这些承载其名的蝴蝶被制成美丽的标本，放在用水晶与书页镶嵌的盒子里，无声地呼喊。靠近盒子注视它们的人要被一种晕眩驱使，像饥饿的人被食物所散发出的香味所驱赶，他们情不自禁地张开嘴，舌尖向上，分三步，从上颚往下轻轻落在牙齿上。

我能不喜欢这个男人吗？我都渴望把他从这些闪闪发光的标本里剥出，偷偷藏进自己的口袋里。闲着没事，拿指头捏他的嘴，拔他的眉毛，或者干脆屈起手指头敲他的后脑勺。我常坐在屋子里呆呆地想。我都想把自己的两只胳膊变成翅膀，飞到空中去，

哪怕别人用猎枪对着我，我也不怕。我能像信鸽一样飞过丘陵，像大雁一样飞过河流，像白头翁一样飞过海洋。但问题是，当我来到他的坟墓前，用尖硬的喙掘开湿润的土地，我能在那里找到什么？也只能在那里找到土。只不过是颜色要更黑一点的土。或许土壤深处还有一根用来绞死中年男人的绳索。

中年男人都是可耻又可恨的。那个想夺回儿子的姜先生，在法院几进几出，如同一头咆哮的受了伤的狮子。大家以为他会像董存瑞一样举起炸药包，他却在法院门口跪下，用头去撞地，把路面撞得殷红，把那用尺许见方的大理石铺成的路面都撞出宫商角羽。这种音乐的节奏显然于事无补。那大理石的底下是湿润的土，又不是女人的子宫，哪能生出一个儿子？

“他真蠢。一把年纪活到狗身上了。抢儿子有啥意思？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可收财礼，生男就得当马牛。为什么就没有一点投资意识？现在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调。未来二十年，每一百个男人就有十五个讨不到媳妇，过不了合法的性生活。”蒲公英在我窗口跳着舞，快乐无比。它用一种傲慢的得意洋洋的口吻说道，“他是傻X。人又不聪明，还学人家秃顶！我这样说是不是显得很邪恶？邪恶啊，这是一种比善良更积极的品格。看见别人一脚迈向深渊，难免会产生快意……”

我打断它的话，“天底下的动物与植物都知道这位姜先生是傻X，你这样说，是不是要我给你一面镜子，这样，你想找比傻X